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

宋籍田令陸添蓋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真顯闕去管吾觀漫塘初劉聖考
記

真州居養院記

居養院以處老疾無告者其來遠矣真之舊址在
寧江門之西百步火於淳熙間因廢不治地近闌
闐有力者請于官轉爲民居慶元初朝請大夫汪
公梓提舉常平踵故事下州擇廢地得故鹽倉基
之西北隅編茅織葺架以散材爲屋十有六間茅

葦經歲輒壞歲支常平錢葺治不滿三十緡而乾
沒者過半敝漏庫濕壯者強者居之懼不免死謂
老疾何某備數法掾之明年道過之歸而惕然曰
常平非吾可專而出納吾事也可置弗問會計使
與總饟者互委糴事得市例餘資二百五十六緡
欲撤而新之顧資少不給用時省郎韓公挺適自
提舉常平來領漕事亟以白之公曰某志也卽給
以木大小百有九十又以請於通判主管常平事
鄭公炤公亦忻然助之得錢百三十緡有奇經始

於慶元六年二月朔鳩工於附月之望屋之數不
加其舊而廣高倍之屋西眎三隅特隘以時直給
其地之主闢地可五尺而西圍翼然繚以周牆餘
四十丈工以數計凡六百二十有一工役之庸磚
瓦竹木之直眎公家所給悉增三之一門之東西
爲屋各二翼以二厦其西擇老成道民居之使時
其啓閉以令闈者東爲闈者之居又東爲厨而井
在焉分兩廡爲八以便其私合中堂爲一以處義
聚者牕戶牀第各稱其所其事略已備矣然猶有

憾焉曰居曰養非可偏廢今居之有其地矣養之者可無其資歟嘗營其資矣而卒弗遂豈成不固自有時而人力不與歟姑紀其事之幸而集者以識吾喜述其事之欲爲而未成者以識吾憾庶來者有感焉

重修金壇縣記

上卽位之六年常潤旱逾甚金壇潤之支邑湖水浸其南邑故非旱之憂至是水渴歲以大饑邑大夫韓公寔來吏鴈鷺行以前白曰去年夏民負租

若干又前白曰去年秋民負租若干一吏唱聲衆口和附皆曰宜以時理緩且有咎公領之顧謂同列曰吾聞議所以予民不若寬所以取民且荒政嗣興而催科益急疇曰知務卽具爲書白郡及部使者使者適行部及境先以公言驛聞其年冬十有一月詔報已中下戶負租錢以緡計九千一百四十有九米麥以十計數且半之綿絹有差令下之日喜氣溢閭閻驩聲載達道老稚舉手加額曰吾今知免於溝壑矣公薦於爲民弗懈益虔潤境

土瘠而貧爲澗右最大家不能十數以歲入之不
厚類寡儲蓄早歲官吏相承欲以勸分多寡見能
否徃徃下戶未拜賜而中產已鬻業公慨然曰是
將淪胥以敝非政之善悉酌民言弗彊所無郡掾
有捧檄來者將鳴張以濟其私憚公弗果肆是歲
也饑而不害民以大和先是水將竭畎澮飛埃澤
居之民相與卽水之源以稼以耘迄于有秋懼望
深文請以什一輸之官公曰吾寧利此將以有爲
也爰飭歛藏弗以一毫資浪費縣之中門跨以層

樓榜曰勅書蓋熙寧間所建以崇新制者樓之前
對峙二亭其後翼以兩廡而北賓次吏舍掖分左
右以達于蒞事之所稱邑之宜不陋不盈歲久蓋
瓦欹傾棟梁榱桷腐黑撓折丹堊之飾亦漫漶不
鮮過者惴惴懼將壓焉前此趣辦目前睨視弗省
諉曰須縣帑之贏而後及此則其覆久矣無乃重
吾民他日之憂乎吾不可以已卽樽不急之用佐
以水源什一之輸葺而新之爲屋大小總三十有
一市材於遠而民不知給直以等而工不病經始

於二月初吉訖工於四月既望其飾煥然若與雲漢之章相爲昭回其植屹然若與城池之固相爲長久窈而深裕乎有容則又若公之幢幪邑人使不知風雨之震凌公於是可謂勤矣既成邑之老稚合辭而語僕曰韓大夫之惠我者深微斯役也猶當有紀矧斯役之勤乎子爲我紀其成并識邑人之所以德公者公聞之曰嘻有是哉夫賦歛煩而吏困於財校舍空而士失其養使愁歎未免而弦誦不聞蓋余蚤夜以思欲更張之而未能者然

亦有其緒矣盍少遲之以觀厥成僕方幸公有行而必成又幸公不以已成者自足也於是乎書公名冠卿字貫道今官承議郎魏國忠獻王五世孫云

儀真胥浦橋三將軍廟記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天子赫然震怒分命大將提重兵以扼淮之東西劉錡在東淮亮自順昌之敗懾其威名避之而西躬率銳師濟自渦口直抵江上于時淮民聚於維揚恃錡兵在前晏然寧居弗

漫塘文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慮弗圖赤白囊甫至虜騎已扣江津矣倉皇奔竄
人不自保錡時對壘清河亦惕然有腹背之患然
卒至道路無壅人心大和王師克還無害未幾皂
角林告捷虜用大創厥有由矣先是錡遣其將邵
宏淵控儀真虜騎西來宏淵謂其偏將梁淵元宗
張昭曰真爲州四望如砥虜至懼弗能支胥浦距
州五里雖廣深不足云據浦斷橋其庶幾乎三將
軍奉命慷慨介馬疾馳時宏淵所領二千而配三
將者纔三之一虜以大軍壓之軍士愕眙莫有鬪

志三將奮臂一呼士氣百倍張將軍屢衝虜陣爲
士卒先元料軍提軍深入手梟虜將所向披靡元
力窮陷陣而張亦殞命流矢梁將軍曰事急矣方
將據浦自守而虜以驍將銳卒乘之梁單馬直前
挾驍將歸而銳卒捷出忽斷梁右臂臂已斷而氣
不衰虜萬衆馳突爭欲剗刃梁回顧叱咤虜目眩
膽落竟不復加兵梁顧援兵不至度終不可脫遂
挾虜將墮橋下卒與俱死虜失驍將且伺城內猶
有留兵謂向來數百騎不可當况過此者耶懼不

敢前爲之頓兵遲廻而淮民百萬之衆已安流濟
江清河十萬之戍亦緩轡入維揚矣是三將軍以
一身之死易百萬衆之生以胥浦跬步之地爲江
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後雖上其事于朝寵被
九京澤流後裔而廟貌闕然民懷其功報祭無所
相與建祠叢薄間庠陋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矧
位下名微事久跡晦異時志地里以備職方氏之
求而名字舛訛漫不可考前乎此郡守部使者念
之未暇也今直華文閣韓公誕始自庾司來董漕

事網羅放失知三將軍功名之盛當與此州俱傳
亟命刊正地志且謂昔睢陽之守死者數萬議者
猶以其蔽遮江淮所爲者大所全活者衆廟貌赫
奕于今有光矧內無堅城之守外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蔽遮江淮之功反有大於昔人者耶是宜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而廟貌若此予何敢不力爰飭
攸司是築是剏撤舊爲新宏敞高明視昔百倍嘉
泰改元之四月工告訖功淮民翕然凡在數百里
內爭走祠下旣薦咸拜稽首願有述焉謹識其成

而遺以詩俾歌以祀其辭曰水之流兮湯湯逝者
如斯兮人誰汝傷社稷千祀兮居民樂康神之功
兮人其可忘橋之橫兮東西神之來兮疇依牲酒
苾香兮廟貌巍巍始自今兮神毋我違孰高其閔
兮孰倍厥基神之安兮我民之思

存庵記

句曲衛炳晦仲以其叔九思之書來言曰九思家
茅山之西十有八里又西一里有岡焉先是李拱
應辰過之謂人曰是宜於葬先君聞之曰噫吾志

也死則卽其地而葬我焉因審曲面勢具畚鍤以
薶以治奠域於中架堂其前又於其左爲屋六楹
以居守者暇則幅巾杖履逍遙其間曰吾百歲後
魂魄猶應登此也歲乙巳卒葬如其志妣王氏卒
于癸丑乃合葬焉九思不肖不克乞銘於當世之
賢君子炳幸與子游願有述焉矧守者之居扁曰
存庵旣得邑大夫江公之書矣子其無辭余辭弗
獲則問庵之所以名曰是其所也向焉榛棘之叢
而藤蔓之所纏也狐兔之區而羊豕之所牧也今

海峽文集 卷之二
二十五年矣木之始藝者林立而交陰矣九思與諸孫視草芥猶已髮膚况所謂林立而交陰者乎草木猶爾况所謂守者之居乎然而數有盈虧物有成壞今之角而弁者先君之曾玄而襁負者則來昆也萬有一焉愛敬之心衰於曩昔異同之論起於蕭牆庸鉅知今日之林立而交陰者不翻爲向焉榛棘藤蔓之叢乎今日守者之居不翻爲向焉狐兔羊豕之區乎嘗中夜以思戚然而悲故命名以存而丐子之文庶來者因名而求義讀其文

而識其意望之肅然如吾先君之存而不敢忘也漫漶者之必飾而撓折者之必更也此九思之意而庵之所以名也子以爲如何始余聞句曲山於道家書爲福地第一意其高厚之氣磅礴鬱積不爲精金美玉則必鍾於人人鍾是氣以生必俊秀高明與是山相頡頏而問訊山之周迴未有聞焉辛酉春見竇叔清於丹陽語余曰吾得友於句曲山之西曰衛生卽晦仲也不爲今學而好古道吾旣與之游矣子其進之明年晦仲過余於金壇貌

肅而溫言質而有理余心愛焉又明年先君棄諸
孤晦仲哀其劬瘁凡三過問生死余心德焉乃今
以先塋故奉叔之命來請夫注意守塋示必有先
也言稱叔祖示必有尊也知所先孝也知所尊敬
也孝敬備矣而又輔之以師友克之以學問自身
而家自家而族衛氏其昌乎自今以往有鍾是山
之氣俊秀高明出而爲世用非衛氏子若孫乎子
孫若是則是庵雖欲不存得乎是庵不得不存則
名已贅矣而猶文之求不幾於畫蛇足乎晦仲謝
不敏余曰姑識之使來者謂余言爲信不然則盍
及其本矣

嘉興府通判廳題名記

三衢江君通守嘉禾之明年摹其所書來月堂三
大字及舊所刊張先子野雲破月來之詞以示僕
曰嘉禾古望郡故貳郡多聞人子野以風流文雅
稱而新治事之舍葺燕游之圃又摘子野詞以名
堂則呂君天麟也余生晚不能盡知前輩承之此
來漱芳潤於遺編席遺庥於大厦於二君竊有志

焉故棟宇之圯焉者起之器用之闕焉者補之蕪穢者治漫漶者飾懼一不力而有愧於呂也虛堂夜寂逸興風生景淨無塵客雅無俗相與看碧雲之卷遲明月之來模寫物情徘徊花影則張子遠矣我尙友之子以爲如何僕嘗讀歐陽子銘文叙子野出處獨不言嘗倅是邦其爲來者歆慕要必有據夫仕於今世難矣而通守爲尤難事事焉人以爲侵官不事事焉人以爲廢職國初州置通判蓋懲藩鎮專制之弊或過於自任細大必察出守

者始以無監州爲幸則事事焉之過也承平旣久郡守多文學重臣通判亦由辟置乃有顧望牽制如昔賢所慮者則不事事焉之過也夫事事不事事均之爲過而欲求無過於兩者之間可不謂難乎今江君近志於呂以修其職固無不事事之譏遠企乎張以休其餘間則又事事焉而不役於事可謂具美矣君曰未也人各有能衆不可蓋余於二君則信有志矣而自余以上訖紹興之元貳是邦者已四十有六人其間豈無文足以垂世而不

專音律之長政足以及人而不惟繕修之謂者余嘗博采而泛求則彼皆余師否亦余砭也而鉅木以紀名氏歲久則漫余不可以已故更之石以諭來者丐子辭以識厥初將子無辭僕方誦江君之美於此又有以見其執德之謙也取善之博也慮事之遠遺後之悉也不可以不書

玉液庵記

玉液菴在茅山之陽峯巒回環草樹蒼鬱嘉實生焉泉清而甘出巖竇間剗竹而引之惟所欲至卽泠泠然如寒漏之注玉壺雖夏旱不竭故隸華陽觀名不素定歲在壬戌有旨究私菴之不隸于籍者凡以一把茅蓋頭山谷間皆俾以名上千府庵始因泉以名實取道家語華陽故遣道民主之道民率慵惰不能自食至輒棄去惟韋道元者農家子樸而愿能自食其力故久而安焉及是華陽主者憚經營之勞費直以菴畀道元俾自往理之道元謝不能王者辭益力道元素不識官府惴慄欲遁去會湯叔永山行道元以里中人迎謁且告之

故叔永卽授以策藉以資俾與凡菴於是山者羣
造于有司又從而維持之庵賴以存而道元遂以
府帖主庵事客有爲道元言於叔永者曰昔巖劔
南能使杜少陵有浣花溪之居而不能使不責草
堂資于王錄事韓河南能使玉川子無屋山下瞰
之患而不能使破屋數間撤舊爲新論者以是恨
二公爲德不竟若道元者雖不足廁二公廝養列
而因君以卽安於彼則近似之今也自力以餬口
而屋敝不修或一朝不勝風雨之震凌則謂之何

叔永惻然復予之資友人竇叔清衛晦仲以叔永
故亦捐資以助明年十月旣望庵成又明年僕與
叔永王節夫衛翼之晦仲過而宿焉問菴之顛末
道元具以告僕聞而歎曰仁哉叔永克終此賜幸
哉道元迄成此居因微諷少陵大庇寒士之歌叔
永笑曰要當使君眼前突兀見此屋如少陵所云
豈止斯菴之陋而已節夫翼之晦仲皆大笑因爲
之記

金壇縣尉題名記

令尉秦官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
職有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
好事者疑其仙去相承以仙命尉尉亦聞風緬想
以不事事爲高余切陋之按漢書子真爲尉後乃
棄官初非不屑其職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
憇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有爲爲之顧指爲仙已
不足以知子真豈真知爲尉者哉金壇尉趙君侁
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余爲序後尉胡君自誠
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中天子

銳意經武飭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
五六年間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職其時
與事不同而余之序無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
在玉牒胡乙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歲月序小如
左嘉定甲戌元日記

陳修撰祠堂記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
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
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

追贈京秩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已意

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繇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爲內舍生時入仕途廣侔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前列且第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賦詠率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

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卽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
誤國之罪指爲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爲之吐氣書
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
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不
應用時虜逼京城和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
鬱至是聞公等言謹呼和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
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辦公殿師王宗楚亦以
兵會鈇鎖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復
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懋李梈諷學

官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稍
斥公言蓋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命
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
身仍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顧以爲
已利乎再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還鄉里是歲
復舉于鄉會京城之變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臥
興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
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旣至以宰相黃潛善
樞臣汪伯彥王南幸之議失天下望又其人非濟

世才旬日二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
卽位未十日而招一布之士非直言無以報且
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
曰觖望矣汪黃閱書恚忿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
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於公又應天尹孟庾
王黼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于
辟同時執政有許翰者爲公哀詞謂黃之力居多
方被執時索紙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
末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

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爲殮于所携之棺鄉
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于家時人高其義公死而
事寢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于散地引咎
自躬選賢於衆用能盡屈羣策弘濟艱難贈恤之
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蓋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
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顧諱晦其事謂爲臣
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
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必釋奠于其國
之先師若修撰陳公非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歟

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
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
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常屬某爲之
記某聞而嘆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定若
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
覆於百年之後况當時縉紳于朝廷之上者其能
公是公非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於此益嘆
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
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于石

嘉定巳巳金壇粥局記

嘉定巳巳秋天子以畿內旱蝗出膚使尚書郎留
公董西道常平事建臺三月移縣發義倉米二百
石助邑士之收養遺棄孩穉者兩月續米如前閭
巷謹呼以爲幼者被賜則壯者可知私居小惠猶
翼其成則荒政大者蓋不謁而獲也是歲也盜起
於夏秋而息於冬民死饑疫雖所在有之而之死
靡他知上之人有以恤我也先是邑士張君汝永
侯君琦語某及新桐川湯使君曰旱甚矣而穀滋

貴時方盛夏民不勝饑冬春將若之何乃相與謀
糾合同志用大觀洮湖陳氏及紹興張君之祖八
行故事爲粥以食餓者而游饑之餘中產以上皆
掣肘於公私雖僅有倡者亦寡於和旣力弗裕則
惟欲收養孩穉之遺棄者凡老者疾者與孩穉之
不能去母者雖甚不忍皆謝未遑比常平使者符
下而旁郡旁邑亦有喜爲助者乃克次第收前之
遺而併食之繼以來者之衆來日之長懼弗克終
會有以其事白郡太守給米三百石郡博士勇

於義者亦推養士之餘贍之而用以不乏及江淮
制置使給平江府米二百石則已後矣事始於其
年十月朔而終於明年三月晦經始之日孩穉數
不盈十後以漸增閱月登三百乃十有二月合老
者疾者婦人之襁負者踰千人比月末倍之開歲
少壯者咸集則又倍之間以陰晴異候增損不齊
其極也日不過四千槩以大觀所紀成數僅增五
之一始置局於縣之東偏廣仁廢巷中於嶽祠終
于慈雲寺爲其隘也就食者先穉次婦人後男子

俾先後以時出入相待爲其擁也孩穉之居養者朝暮給食非居養而來者日不再給爲其難於繼也居養之人聽從去來疾病者異其寢處至自旁邑與遠鄉者結屋以待之而不限其必入裹糧以歸之而不阻其後來慮積久而疾疫熏染也最凡用之數米以石凡九百六十有二錢以緡凡二千二十有二而用糴米者過半薪以束大者三千九百小者一萬四千二百葦蓆以藉地障風雨及葬不幸死者凡三千四百六十食器二百循環給食

中間隨失隨補凡一千三百九十皆有奇草薦紙衾與花費瑣瑣不載掌其事布金寺主僧祖傳茅山道民石元朴石以私計歸祖傳實始終之左右之者張君昂徐君椿而主張經畫入寺之初則鄧君允文也是舉也微常平使者無以成其始微郡太守郡博士無以成其終故疏其凡有助者於石而於三者加詳焉使承者有考

雲莊記

洪咨伯旣復珥陵之舊居榜曰雲莊將遷焉客有

賀之者酌而祝曰厦屋兮渠渠如雲斯舒多稼兮
芊芊如雲斯連貨財兮阜通雲之行兮變化無窮
咨伯曰嘻淺哉其知余則又酌而祝曰烈日兮流
金出岫兮層陰以是爲庇物之心乘雷車兮駕飛
龍澍雨滂沱兮六合溟濛以是爲澤物之功川流
今宿潦寂寥太清兮秋陽杲杲功成身退兮天之
道咨伯曰大矣雖然是得時行志者之爲非吾事
也吾嘗覽觀乎四方矣或乘而奪或帶而褫或奴
而侯或相也而起胥靡則貴賤之不可常也或高

墳而犁或葦屋而墟或灑削而鼎食或犢鼻而僮
奴則貧富之不可常也夫貴之與賤貧之與富選
庭也而不可常若是况吾處於其間以爲貴且富
乎則吾猶人也以爲貧且賤乎則亦既有以自適
矣使天而未欲終窮我乎則自下而高積小而大
貴也富也如雲之膚寸而合固易易也不然合而
離成而虧雲之浮而風薄之詎可常乎故吾取義
於雲以名吾居而求義於名以警吾心繼自今以
往意與雲俱遲身與雲俱閑外物之已至者旣以

浮雲視之而不敢必其未至者亦以浮雲視之而不敢覬則賓是名也其庶幾乎客曰然則歌以酬客曰雲莊今回有飛雲今下覆匪莊之戀今吾親之舊雲莊今來思從如雲今郝郝匪莊之娛今我室之宜聚也雲屯散也雲馳匪莊之名而德之規
滁州州治題名記

官寺之有題名所以著勸戒之義於郡太守爲尤切望其名氏鏗錡宇宙問其德澤滲漉田里攷其事業焜燿簡冊曰斯人也嘗守是而我亦守是必

幸其居之同而希其德之類非勸乎望其名氏云如也問其德澤泯如也攷其事業茂如也曰斯人也守是而我亦守是必耻其蹟之似而求其德之

彰非戒乎滁州凡四刻石

壬申所刻至戊戌猶存則前二石壞在辛巳先

火於建炎仆於開禧方時多虞合兵民以命將政故有闕嘉定改元秋詔廷臣舉可爲邊郡守者京少尹趙君實來乃奠民居乃恤民艱旣庶旣康乃

建州治乃新學宮越三年州無墜典始訪舊題名墨本得熙寧元祐所刻

前刻在元豐在熙寧時攷前字畫可見

名氏

六十有九而漫者四之一又得淳熙戊戌所刻追書前之名氏凡九十有四遺且誤者各一於是正舊續新得各氏總百有六併刻之石而闕其漫以俟知者不鄙謂余宜識厥始余辭不獲因肅容展卷閱所緒次則內翰王公康靖趙公文忠歐陽公文定張公文昭曾公相望百年之間外此表表者猶不啻十數不覺拊卷嘆曰偉哉有道德可師有風節可仰有文章事業可法公庭吏退燕寢香凝大書深刻瞻之在前蓋不動容不徒武而已得師

矣趙君之興壞起廢固不一端於是舉也功爲尤難然人心不同意鄉亦異使來者識其所可勸而師其所謂道德風節文章事業則君之意幾矣不然是非易位而勸戒逆施曰斯人也嘗守是而竟以免自娛而已胡恤乎民事自殖而已胡畏乎民岩則君如彼何哉君曰然吾將併刻此言以深著勸戒之義君字和仲其名與官自以序書

醉愚堂記

嘉定甲戌夏四月京口從事陸君趙君國材皆以

檄來金壇因過僕漫塘之上陸嘗聯事會稽趙同
年進士也陸君言曰同僚將有謁于子有問趙君
抵僕曰吾聞齊侯失道得之老馬樊須請學稼夫
子曰吾不如老農非以智識之明不若涉歷之審
歟吾家鹽官金舍闢園可三十畝宅景物之會爲
燕游之所而醉愚堂爲最義取於杜少陵某詩名
揭于樓政媿吾固倦游將遂東歸舖糟啜醪頽然
乎其間以樂餘年子蓋識道之馬知稼之農也強
爲我記以張吾歸可乎旣又爲圖以示曰閱是可

不裹糧不舉武而得吾園之勝僕不幸有疾當強
仕而棄官蓋世所指笑羞與爲徒乃今聞趙君語
如鸞顧影脫兔趨羣能不躍然于心乎卽按圖以
視由堂而左梅杏區分高柳列植方青陽開動百
卉未舒此獨連林彌望浮夜月約晨霞而荷池浸
其亭又足以滌煩歆於長夏由堂而右橙橘榮敷
碧潭清泚方金行氣勁萬彙歸根此獨煒煒煌煌
傲秋霜耀朝日而桑棗間之又足以爲備禦於隆
冬其中則鬱然而嘉樹屏羅屹然而秀石山立奇

葩異卉四時相因吐艷吹香而不絕也摩雲之翼
自去自來潛淵之鱗乍見乍伏時鳥候蟲催耕喚
雨餞暑賓寒而相禪無窮也脩竹蒼然周牆歸然
通渠帶之而翠煙自留俗塵自遠也曠乎其庭邃
乎其室水焉而方舟橋焉而金轡嘉客可偕而清
歌妙舞可番休而遞進也趙君於是足以歸矣而
堂以醉愚名豈獨懲於智而晦於愚以醉爲託耶
僕嘗謂賢否易辨而愚智難明蓋如愚者智之尤
而愚智無常在故方上下沉湎之時而進載號屢

舞之戒以義正君衛武公則智矣三閭大夫獨醒
於衆醉之中君子不予其智也酣飲爲常不與世
事阮嗣宗則如愚矣東臯子作五斗先生傳君子
以爲誠愚也蓋身有用捨世有污隆武公入相與
行吟澤畔者不同東臯子當唐運之開與崎嶇邪
枉之閉者異日道也趙君明且敏又逢世休明且
進用矣及其未老雖欲浩然而歸醉臥堂中詆訶
濤戎而友陶元亮劉伯倫李太白於千載之上其
可得乎故僕旣幸其欲歸之志與吾同又料其歸

志未遂不得與吾同類也而嗇其辭趙君曰嘻辭不必文姑書子言以驗他日信否故爲之書

金壇縣監務廳記

征摧之官在縣者與主簿尉比以承其長而公廨獨不具將力不贍與抑官用武選邑長不以聯事合治視之與監金壇縣酒稅務廨占慈雲寺西廡且百年慶元中改用繫官之宇於縣治東南隅距務可百步通川在焉於公私爲宜而屋僅五間橫陳道側無闔奧之限人語雞聲雜聞道上至者病

之嘉定辛未春保義郎廖君昌緒寔來君有母就養知縣事黃君朴慨然曰是豈寧親地耶卽會縣帑之贏得二百緡以授廖君俾卽其地撤而新之廖君亦輟俸所有且百緡敞其前爲庭崇其後爲堂室處中嚴垣墉外固雖草創未備然過者肅然識官府民居之異晨夕皂隸犇走庭下截然知上下之別廖君抑可謂能大所居之官矣旣成造余門曰願有述俾來者無忘黃君之德余於是有感焉夫同官爲僚古人所重而近世不然其朝夕角

立能逢迎以私則已不則相軋相傾惟恐其居之
安去之不速或不幸有去者復掠其美委其過歸
之其於古義何有哉方此時有人焉如黃君汲汲
於同僚之私養惟恐其居之不安廖君拳拳於長
官之公惠惟恐其美之不著是可紀也黃君介不
受私明足以察去不以罪踰年而民逾思之廖君
儒家子政不苛而事集是又可紀也紀之以詔來
者廖君之請因之以著爲僚之義者余之志也記
成於歲癸酉孟春中澣

金壇簿廳壁記

縣置令丞尉昉於秦其置主簿員介丞尉間則始
於漢而定於隋尉禁暴戢姦轍繚四封簿從容佔
俾竟日不越几案其難易懸絕顧後來居上豈其
事似易而實難歟余屏居無事飯已卽岸巾捧腹
婆娑漫塘上歲見吏驅民過吾門者踵相躡問之
則曰吾產去矣而稅猶在否則曰吾輸竟矣而征
猶故又不則曰吾稅不加益而數適增也以是爲
令長過歟則曰計簿是因咎非余執也然則執其

答有非主簿歟嘗試以諗爲簿者則顰頰曰咎非
吾辭然事莫吾難也夫鄉書手吾隸也顧以賦役
可漁利與澠汨朱墨不類常自託於縣闖門唯諾
未休卽揚去一叱咤輒啓釁計簿吾職也而民戶
推收法委丞貳一顧問且侵官勾校有程吏不爲
用則散編帙庭下日聚童巾及游手無賴數輩從
事其間其出入勤惰殆不容詰姦民挾鎗數十而
入卽更定戶稅如反掌幸而事露欲誰何之則左
右指曰彼負吾庸吾以酬若庸也噤不敢復問若

是而欲吾職之修可不謂難歟余聞而悲之間一
二歲余病不數出吏驅民過門亦絕少說者曰今
主簿劉君能其官故爾余私識之一日幸過余余
因問問所以君曰嘻是豈吾能彼寬逋欠省追胥
以紓民者守若令也而吾適濫巾其間故幸以免
不然吾之事猶難也敢謂能乎余旣異君之能且
多君之謙又知職守之難雖君之能亦未能盡如
君意也愛且歎之會君伐石紀前人名氏不鄙謂
余宜冠以文余不辭直書余目所見及聞於君者

遺之庶來者因君之言思其難圖其易云君錢塘人其名與官具見下方

武進縣門記

武進爲常輔邑賦上于州縣無贏財而有經費率鑿空取具譁民小不憚撻爲厲階積四政不善去吳君應龍之爲尉也道余里相與言而病之越明年書來言曰幸矣吾邑之病有瘳矣惟今大夫黃君士特疆毅有立庶乎古之剛者始至奮然曰邑無不可爲其不可爲者制於上壅於下爾制於上

雖有善意不得施壅於下雖有善政不得達故敬以承上使誠意相孚事有是非得以抗言而極論巖以繩下使姦吏落膽事有予奪得以直情而徑致政是以平而寬之一分民卽受一分之賜迄于今悍者馴弱者植告訐之俗轉爲忠厚頽敗不可爲之邑更爲清明官府吾巡徼是司所以得休其餘間以娛吾親而夜月皎然桴鼓不鳴者惟大夫之惠旣以自賀且揣子之必吾賀也敢告余素慕剛者聞大夫之風而說之又明年大夫介弟詰來

請曰吾身當巖邑且去矣顧縣治視昔撤新者半
而無單辭以紀委而去吾亦何能無慨然願徵子
文詔不朽余辭不獲則請僇工之目曰直治事廳
之重門各三楹崇其外爲樓蓋政教之所從出也
曰社稷壇爲屋弘敞高明蓋祠祭之所謂虔也曰
帑庾以甚出納曰犴獄以謹繫囚賓有次吏有舍
而大夫之居自堂奧以達于庖滌無加飾焉自燕
座以達于觀游之地無加益焉其爲人而不自爲
公爾而忘其私蓋如此昔夫子之論申枹以爲欲

而不剛蓋剛者公理公則役物故常伸於萬物之
上欲者私情私則役於物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若
大夫之所以得伸其志者雖非余所悉知由其所
締建者觀之則其先人後已至公無私可知矣是
烏可不書抑余聞德之至剛在物惟龍而可參者
欲也大夫之事趨矣其去此而入修門可欲者衆
矣使大夫此心操存終始無間則義理之公常有
以勝血氣之私其所伸於武進卽所伸於天下者
堂堂乎孰能禦之不然卻窾在前束手袖閒而追

幸前時之不缺折陋矣余固喜誦大夫之徽又欲
玉其成也故具載之使覽者知大夫之德不徒後
輪奐之功云大夫三山人某年進士今官奉議郎
吳君桐川人辛未進士今官迪功郎是記也不惟
門之爲書曰門識始且言謙也

果泉亭記

金壇市東南隅無井夏多道暘者市人薛氏之母
閔焉病且死屬成曰自汝先人在時吾業紡織以
御寒暑斥其餘以補朝晡之闕逮汝成立克供厥

事吾紡織不廢而無所用其餘積於今盈若干吾
欲經始井事而病日侵且計所用甫什之一用弗
慊於心汝卒成之吾死猶不死也成曰不敢忘自
是出入起居惟井是營未幾得地於篤忠院之東
五十步乃嘉泰改元二月十有七日井成甃甃砌
石實堅實好慮風雨之侵則架亭其上慮守者之
遠則築室其旁小溝出叢薄間適繚其後溝之外
高林障日積翠生煙使來者望之足以沃焚如况
井潔而泉甘乎雲茅居士嘉成之爲命曰果泉蓋

取記禮者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
之意且謂成曰勉之將爲汝記其成記未成而居
士卒成以請于其孤孤某既練泣涕言曰世莫難
於責其所無莫易於用其所有汝財非素餘而余
文非外假汝猶不憚所難以成其母之志余敢愛
所易而不成其父之志乎因書其顛末而系以銘
銘曰汲者便喝者痊斯母之賢費之夥志不惰斯
成之果志之違業之隳斯士之規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

終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宋籙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寺管玉高觀漫塘病叟劉學著

記

忠宣堂記

建安真侯將漕江東之明年夷攷前人名氏曰惟
忠宣范公實獲我心乃爲堂以祠復更命故雙槐
堂曰忠宣朝夕游焉以致其思謂大司成袁公其
文弘雅宜爲祠記以光昭忠宣之令德謂漫塘叟
劉某少戇宜述堂之所以名以砭吾私叟不佞竊

惟國家做古部刺史置轉運使江東以地大賦殷
委寄特重異時駕四牡而來多巨公有顯跡而忠
宣無可書之事後忠宣百五十餘年其間績用之
湮晦何可勝計而忠宣之名與日月懸豈忠宣之
所存與真侯之所思固不可蹟尋歟夫好善惡惡
人心公理一失其平則是非易位故愛君子必知
其善之所不及則君子勉而進於善疾小人必原
其惡之所不至則小人不狃於爲惡君子進於善
而小人服小人不狃於爲惡而君子安斯民也三

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家而國所用平康也而季世
君子不然其愛同已太深而疾小人已甚愛同已
太深則以一人而信其類以其得於彼意其必不
失於此言出而和不矯其非事舉而隨不要其弊
幸其中而不倚正而非激也則可否則激而偏嘗
試而誤而君子之道始詘疾小人已甚則屏之去
恐不速麗之法恐不重抉摘其隱微不俟其著撥
拾其既往不開其新幸其惡之稔辭之屈也則可
否則有疑而甚之者矣疑之則是否莫辨甚之則

曲直有歸而君子之禍激矣忠宣公其知之方其在江東賦籌思堂詩有曰審慮敵權衡又曰心虛照自明夫虛則無我平則稱物其後日規撫率昉乎此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所謂君子公所籍以進者而意向稍愆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鄧世所謂小人公所坐以退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爲過其持平此心真不愧於權衡而其識慮之遠則非淺鮮者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言行於熙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

於元祐必無紹聖之反覆叟亦謂使公之生先於漢唐之季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於建中靖國則崇觀儉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尚忍言之真侯以道事君以義正國蓋庶乎忠宣之爲者其升堂而思夫豈徒哉其名字不書蓋兒童走卒知而誦之若夫以忠宣所以事韓富司馬諸公者事侯他日將有人焉僕老矣

鎮江府學復沙田記

嘉定丁丑九月甲申鎮江府準轉運司牒復以因

勝寺妄訴本府舊撥養士田歸之學諸生成喜如
新受賜合辭請于教授嘉禾徐君侔真曰訟非學
校得已勝非諸生能事勉而應幸而集孰主張是
可無述乎徐君曰然雖然魯敬姜有言自某言之
則賢自它人言之則否我校官也言之得無私乎
遂相與謀貽書于漫塘叟劉某曰願有述某惟春
秋重地失得必書矧學藉田以立其失其得風教
繫焉可無書乎乃質之故府初郡人楊靈年與因
勝寺互訴隱占沙田之未藉者知府事錢公良臣

按二家之故覈其贏得一十三頃有奇以屬之學
其事審故不得爭其義公故不可撼歷年三十有
五閱校官十有二矣是歲也僧徒適有善訟者內
揣楊靈年已死諸生非敵外與勢家連衡挾貨乃
來鑿空起詞事下轉運使幕府移郡須文書以證
諸生負其直而應之緩幕府激於緩而奪之遽胥
失其平知府事澄江丘侯壽雋聞之慨然曰彼弦
而誦者吾士也耕而穫者吾地也士失其養地訟
不得直吾於此時佩二千石印可無恧乎乃更疏

其實上之轉運使轉運使雪川章侯良肱以直亮
聞于時按郡牘矍然曰僧之誣士之緩幕府之激
皆予過也微使君孰開予乃貫士之緩懲僧之誣
而歸田于學在昔魯僖公脩泮宮史克頌之曰明
明魯侯克明其德蓋非德之明則政且紊遑恤乎
泮宮丘侯其不愧僖公者與子路聞過則喜章侯
其善學子路者與書之石不惟昭德之自抑有警
也夫教之與養也並行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固可
諉曰學校之廢今夏屋渠渠食且餘矣可荒于嬉

乎夫六經所載孔孟所傳教之道也自小成至于
大成教之序也身修家齊而國治天下平教之功
也養而教之者上之責也服其教而知所以自養
者諸生事也易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
養其大體爲大人某故諸生也故旣以不失所養
爲同志賀復以知所自養而不孤所以教之者與
同志共相警云

金壇監務廳壁記

征商非周盛時推酤非漢令典迄于今不廢經費

所仰不可已已故亢其職者為難蓋利怨府我實
征之酒狂藥我實售之怨斯譁狂斯侮所操一舛
於正殆矣監金壇縣酒稅務吳門茅君岳始至得
臨川羅君愚黃巖杜君範為同僚相尚以義自初
上府比再書考費必已出市物必平估客至須杯
酒接殷勤命索之家故前大夫石君不矜惜其至
之晚今大夫王君暨悵其去之速部守貳咸上其
名於朝昔人謂貪吏之商不如廉吏之商允矣前
替十日次第前人名氏求記於余會方結廬漫塘

上冗不克文輒書君之實以諭來者

重修靈濟廟記

嘉定丙子秋鎮江旱直祕閣知府事澄江丘侯壽
雋深惟民艱並走羣祀雨不時應侯中夕惕然乃
按圖攷志以金壇之南受丹陽句容武進及境內
之水匯而為澤彊數十里南入于洮湖以名著者
六七而龍蕩為大舊傳有白龍居之故名蕩之陽
有廟曰靈濟其神曰孚惠王蓋自皇祐以前邑人
以澤之大疑有神司之又龍見於此禱雨輒應合

於禮經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故建廟妥靈而上其功于朝積封至此侯慨然曰諸侯得祭川谷之在其地者金壇非吾地耶乃齋戒授簡于節度推官陸君師賈曰守願自力乞靈于神而城守不可去其代余行陸君奉命疾馳過縣不留薰沐宿祠下詰旦致太守命出門而陰及郭而雨過丹陽雨甚入城雨乃大足鎮江三邑上一二邑農事逾晚甫秀而風禾不盡實過不在旱而金壇竟稔合諸邑損歲租僅十三蓋誠意之

感如此侯惟神應之不可虛而備患之不可不預也乃捐緡錢命知縣王君堅以葺祠宇復以民間私菱藕之利區分蕩地繚以菰蘆歲加培壅而蕩淤且隘使水至無歸其去不留復委縣尉杜君範以闢蕩地王君不事苛擾故役竟而人不知杜君明述利害故令行而民不病繼自今不但神道感而宣靈水之瀦泄有地設有旱乾亦庶幾矣陸君故與余同僚而金壇余寓里也見屬爲記以丕昭神休以使所民無忘賢太守之德余旣嘉侯之勤

又喜一時僚屬之克相其事也故爲之書

京口正平山平等寺記

正平山在京口城西一里俗以正爲蒸以平爲甗謂名以形立若牛首雞籠然甚矣爲茲山之羞也按京口三面依山闕其一以臨大江是山峙於江岸無崿萃之勢憑高而望不傾不倚式正且平若巨靈惡洪濤之洶湧遺此鎮壓則名固實之賓也無微辭隱義俚俗遷就音訓俱訛猶以澎浪爲彭郎可歎也已山故無寺建炎初虹縣人王氏子避

地來南振衣山椒識其當興旣祝髮爲僧更名祖華歲紹興癸亥杖錫重來訪地之主王者范氏素奉佛且曰是棄地也乞與不靳華始經理寺事越五年堂殿告成室處庖湏咸具乃因故待制陳公桶丐名于府得金壇廢寺之額曰平等一傳而道圓復爲門爲殿爲閣爲藏再傳而法清又爲堂爲文室凡向之室處庖湏皆斥而廣之清未老退閑今其繼者了宗復大爲閣以爲閱習梵唄之地中間法修了明了海亦以甲乙相承迭爲領袖雖淺

於歷年咸無廢日用能使棟宇翬飛金碧絢爛來者目動神駭若御風乘雲游仙人之宮嗚呼盛矣寺之盛宜有述以旌作者顧諉弗切會今駐劄本府御前水軍統制張侯邦達閱武江上便道入山問締建之由左右視無所取證昉知墜典侯旣許施堅珉俾圖不朽清乃奉命來謁余文清故吾邑人其所介以爲容者又所善也故不得辭抑余聞數之在物者有極欲之在人者無窮是山也向焉榛莽之區狐兔之宅六紀之間七更主者畚築不廢斤斧之聲相聞以迄于成其爲力勤矣居於是而求佛之道不啻足矣不然勝心橫生悅目是競余懼茲山之蘊無餘而去佛之道逾遠也余儒家者流口不讀釋氏書旣爲清識其始復爲清誦所聞若曰命之矣則三綱五常之所以維持斯世者尚爲具言之

燕居堂記

金壇縣北七里柘蕩浸其東高湖浸其西大溪貫之居民多聚居於水之陽其尤著者觀莊泂溪皆

蘆葦芰荷夏月喚渡香風襲人厥田上上祖宗朝以賜道觀故曰觀莊民間能名田者絕少其最著者劉氏宅猶大觀所建劉氏之長曰揆字季文夫婦皆年垂八十有田數百畝蓄二婢子自幼而長教之歌舞築堂所居之西命曰燕居住佳時令節季文夫婦置酒坐堂上諸子諸婦諸孫與諸女之來寧者咸濟濟就列酒三行序起爲壽二婢歌以侑之季文未嘗不歡然飲醕既酣少長扶携憑高西望向所謂溪邊景物與去鳥來帆樵歌漁唱咸與

意會季文輒復飲而醉醉而歸以爲常已而自念老之將至而人事之不齊也則撥田數十畝以隸斯堂命子孫毋分以備諸女之間遺與燕饗之費諸子曰謹奉命則屬漫塘叟爲之記叟聞漢帝以其女故有言我子豈得比先帝子夫以萬乘之主猶不敢私厚已子季文所以待其同氣者亦有道矣詩之鳴鳩刺用心不壹說者曰其子雖在梅在榛在棘之異而鳴鳩常居一所以待之夫以鳴鳩小鳥猶不忍於諸子有偏則季文之於諸女必不

以貧富存亡二其心矣諸子更能觀志於左右養志於朝夕遡流而尋其源自近而推之遠則劉氏之澤豈有涯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叟不勝拳拳

濠州新建石韓將軍廟記

嘉定己卯秋濠之士民無少長咸會太守庭下扣頭言曰蓋聞無德不報經有明言有功則祀國有彝典濠阻淮爲州當西道之衝異時虜入寇必始禍於濠其去也猶據濠爲後拒乃正月辛亥虜濟

自馬村欲薄城下赤白囊甫至故某官石侯與故某官韓仔躬率銳卒直衝虜陣時石將步卒僅百有七十韓將騎二百而虜衆彌望自午迄酉戰數十合殺傷稱多逮暮復擒其將李萬戶虜氣奪引去衆料虜覘吾寡必且復至議走險且請濟師二將曰虜之復至愚智共知但暮夜退保勢難必全而城之守備不可分也乃親巡士卒激以重賞而告之曰人誰不死死死國乃勇况勇不必死耶詰朝之事余與汝同宜一乃心無創重傷無悼前猛惟

余馬首是瞻衆曰諾則卽其地爲營解鞍休士虜
憚其勇不敢迫翼日夙興饗士秣馬鼓嚴以待比
明虜果四集二將一呼士勇百倍前旌所指勢如
摧枯而虜負其衆隨散隨合二將知不敵則歸上
卒於城中使益爲備而引其衆趨曹山欲以牽虜
師而與武定選鋒統制秦允合至白石則允已戰
沒虜調新軍適至前復遮截久疲之兵不足以支
新銳遂遇害謹按侯濠良家子開僖中出家財募
軍以從征伐仔泗人以左衽爲恥合衆自歸二人

之進不同而其董率忠義屢致克捷積戰多補官
起徒中爲知名將爲虜所忌以至于死亦略相似
二將死而虜之英銳亦略盡又其自謀以爲城內
遣將如許則其城守可知且數百人不可當况其
出全師以拒我乎乃驟爲去留以疑我而卒以遁
西道以安是二將以一身之死易千萬人之生以
數百裏創之卒爲千里長城之衛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疇不謂宜而廟貌未興報祭無所使行道嗟
咨閭里涕淚殆非所以報功也君侯以爲如何時

通判州事丹陽鍾穎實權州事平居與二將以義相勉虜之入外戰內守多其主議至是聞民言慨然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忘其死且旌死事所以勸事君也余何敢不力卽度地揆日鳩工庀材使者馮公多福制帥趙公善湘咸翼其成廟未成而鍾以堂稟去後守柴公叔達今守楊公紹雲復相繼酌民言克竟厥事蓋忠義感人不約而同如此明年春濠人使來告成鍾謂不可無紀以屬其友漫塘叟劉某叟旣爲緒次顛末復爲詩以遺濠

人禪歌以祀辭曰靈莽莽兮淮山煙冥冥兮淮之浦望侯兮未來泣涕兮延竚靈旗兮逶迤劒佩兮陸離侯之來兮慰我思風泠泠兮襲帷苾芬兮殺烝尊瀲灩兮綠醕將侯兮無怒息駕兮容與玩寇兮深居粲明璫兮綺䟽嗟若人兮偷生愧此身兮非夫雄名照兮烈日忠魂妥兮邃宇秋月兮春花長娛樂兮吾土

重建龍泉布金寺記

潤間山多而泉少方山望二州其麓東北走金

金壇縣境泉出石竇清而甘水潦降不加多旱久
流益駛土人以爲龍寔宅之乃建精廬以妥靈命
曰龍泉寺寺之南三十步有唐僧宗鸞之塔刻曰
正元間頓錫于此則寺蓋德宗前所建石獅猊卧
草中載唐保大十三年建門若廡凡十有七間保
大南唐紀元上距正元已百五十餘年其所更造
惟門惟廡或者殿猶存若魯靈光歟鐘鑄於南唐
顯德六年蓋唐自故歲已用周正其取義佛書益
名布金則前無可稽當斷自本朝始其總角侍先

君雲茅居士省先祖雲陽府君塋於亭子谷先君
指叢薄間茆舍而言曰是布金龍泉遺址蓋寺之
廢久矣某問可興乎先君曰廢興由人而是寺之
難有二民貧而嗇於施賦重而窘於輸非巨有力
者主之未易興也後二十年先君棄諸孤治命葬
薛村距亭子谷五里寺介其中故往來在望一日
輦木石相屬于道而蒼然出於紫翠間者陶煙也
知寺且興問主之者誰則故吏部尚書曾公喚公
時以世德名流出藩入從以其曾大父文昭公之

夫人及其大父諫議公葬寺之前後公擬自爲藏
亦在寺之左故施財助役而和者衆上請蠲租而
從者輕吾先君所謂巨有力者於是乎在又謀於
其弟從政郎山陽縣令隰而得僧祖傳傳復內舉
於族而得其徒慧鑒傳一盂一衲外無羸求鑒亦
以應供得羸爲恥惟自食其力凡寺之荒岡斷壟
悉樹以松其級而下者爲田農者去之曰是不可
稼乃薙其蕪乃窒其疏而瀦其上游以漑歲甚儉
亦克有秋化榛莽爲寶坊更雨濕煙昏爲高明爽

塏嘻其盛矣其俛仰盛方悵吾先君之不及見傳
與鑒忽來前曰吾欲使來者無忘曾公之德必托
之石而能壽吾石者文也君其賜之某聞人道之
所以立曰不忘先也釋氏之所以興曰不忘施也
若曾公其不忘先者歟傳與鑒其不忘施者歟書
之石識其兩得也若夫是寺前之可考者正元而
正元間外阻內訌君臣廩廩後之可考者保大顯
德之間真人未作海宇未同蕭然遺黎籲哀無所
獨學佛者得逍遙山林賓送日月又以其餘力斥

大厥居是可喜也亦可歎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誦此詩而回想先王盛
時大一統居四民可勝喟哉可勝喟哉曾公字茂
昭世家南豐沒贈少傅傳宋姓溧陽人年八十不
衰云

宜興縣尉司免發茶引記

錢塘薛君興祖尉宜興之明年禁盜戢姦有緒乃
訪政之屬于民者惟宜興在湖之陽田多山少山
之產茶者又少其地東走二浙西走江淮川險陸

迂商旅罕至故茶引之往來官惟督其滯稽其敝
而虧盈非所知歲嘉定丁丑有以私販就捕或不
審慮遽請於供軍使者丐引就縣批發以便官販
使者眩其言給引八十屬之尉而俾時輸其直前
尉懼不稱招徠百方再閱歲引之未售者猶什四
比君至吏抱成式請峻期會使者責逋緩辭益嚴
且將續給以來者君喟然曰是可以一時盜販故
而貽吾民它日禍乎卽具爲書諭于使者使者新
安程君覃明敏而更事曰是區區者於吾軍賦損

益幾何吾寧靳是而以惠一邑卽戒吏止勿給而歸其未售者令下闔邑謹呼乃歌曰邑有引誰其啓之病我民誰其已之孰還其舊孰已其新抗論不回惟尉之仁尉曰匪余惟賢使者無過而取寧利在下在昔張公慮遠識明于今崇陽邑不茶征張制其始薛遏其成文公使北權鹽以弛河北父老欣欣有喜文遏其成程制其始聲于樂石以詔後昆躓矣二君勉紹前聞漫塘叟劉某家隣邑聽塗人之誦爲書以記

重建晉陵縣獄記

獄在邑聽於令無他官可諉宜日必葺所在率補漏支傾以苟歲月何哉夫飭館以稱客甃道梁津以濟民美名也故好名者爲之門關以罔市征複閣層樓以籠酒酤美利也故好利者爲之若夫山顛水涯風亭月榭可以釋倥偬而洗喧囂又好游者所樂爲也獄異於是其地必宅邑之偏民非逮不入官非檄不至又嚴扃鑰謹守邏其葺與不於觀聽無增損焉令非卓然有見於三者之外則亦

幸其不覆於吾手而已而囚何恤焉宣教郎邢臺
范君炎之知晉陵其卓然有見者歟晉陵版計多
而名賦少前此類鑿空取辦君難之謂賦必有源
源壅則竭用必有節不節則嗟乃剔吏姦以疏其
原裁經費以制其節用能使期會不爽於上科歛
不及於下官謫以塞民瘼用瘳旣上下相孚紀綱
略定而周視縣宇以歲久獄敞懼將壓焉思有以
新之而力未裕日積月累閱三歲乃克就市材於
遠僦工于近受廛四境寂若不聞凡爲屋二十楹

弘敞高明周牆繚之深固嚴密而用器悉備稱所
爲畿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爲數十年所未
有宜有登載以詔後來至是聞獄之成歎曰君且
去矣而獄是圖不惟田里之憂而縲囚是恤至是
盡矣是何可無紀因會辭請于縣主簿霄川王君
漢章王君名進士粹於文以同官爲僚跡嫌於私
則爲書道邑人之意以屬漫塘叟叟與范君同寓
里嘉君之能德其邑人又喜邑人之知德故不辭
而爲之書抑聞易中孚之象有曰君子以議獄緩

死至旅之象又曰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夫
一欲其緩一戒其留豈固相戾歟蓋聖人好生而
重用獄緩死欲求其生留獄恐傷其生二卦相爲
後先而豈徒哉叟慮來者徒幸獄之成囚之便而
不知罪非死而應議者不可緩也不可留也故併
識之末以卒成范君加惠斯邑之意云

慈雲寺興造記

漢以古行人之官爲鴻臚以鴻臚寺待四方之客
永平中浮屠氏始自西域來卽其居名白馬寺

並緣鴻臚之故厥後茲熾凡塔廟之建皆曰寺自
京都以達凡都邑之會必有之蓋嘗求其故自周
之衰喪祭禮壞舉古先聖人所以維持人心之具
悉剪棄之而良心之在人者未遽泯也則其不幸
而罹於變故與凡感於霜露而不能無怵惕對諸
天地而不能無愧怍者必將求有以自致而禮已
亡矣則是心也固俵然無依搖搖然無所終薄也
而浮屠氏之說乘之以人之旨於味也彼則止牲
殺以人之安於偶合而居也彼則去人倫以哀至

有時而奠臨之或闕也彼乃使之七七而祭百日而卒哭以生不終養而死無以報也彼則曰福可追也罪可懺也之人也似非嘗有聞於吾道則推其怵惕愧怍之本心發於慨慕信向之誠意如失而獲如去鄉之見似人雖非其故不暇計也此寺之所以興浮屠氏之說所以張而不弛也慈雲寺建於梁之大同而金壇置縣在唐垂拱間先後蓋百有五十年今郭內之寺三曰報恩興於久廢草創未具曰篤忠在郭之隅建炎有旨專以奉故中

書侍郎忠穆張公之祀其宅邑之中爲衆所向者慈雲而已固宜棟宇日闢像設日嚴而渡江之初衣冠流寓梵唄息而家人爾汝陞級圯而雞犬睚盱其徒去之晨香夕燈灰寒燼冷開禧中承務郎趙君汝增丞邑承直郎鄧君謙之後新城次于里中乃相與謀欲遂改作保義郎趙崇謀登仕郎潘炳將仕郎唐大明進義副尉茅拱與路璠段康民聞而和之僧法榮善慶如松祖賢奔走其間金穀之施來者接武旣勸相寓族各適有居乃薙厥蕪

乃屏厥翳乃徹廟貌更其朽蠹而新之乃飭院宇聚其徒衆而居之院析爲四而虛其左之前以須來者外繚周墻中聳雙塔承平舊觀遠矣復還父老歎嗟兒童驚喜又以役之未竟而施者之難常也歲以七月旣望合衆建齋籍其贏以充費遂新兩廡餘五十楹峙其後爲齋祭之堂雖庖湔之舍亦更新之旣成而康民與僧如理姚信普應師達偕來求余文以記余學孔子者於浮屠氏無攷焉而康民閱再歲請不懈作而問事之顛末則自經

始以迄于今蓋十有六年矣而康民等汲汲然惟役之祇忘其寒暑之遷鬢髮之改其持久不倦有如此者汝璫旋代去鄧趙潘路諸君與法榮善慶如松祖賢皆前死康民等方盛推其功曰微夫人不及此其成功不居有如此者至於以其術自售而不丐於人以其贏爲費而不私於己皆與他爲浮屠學者不類故不辭而爲之書若夫攷論禮經闡明世教使皆歸而求之則有當世搢紳與吾黨之士在余老矣

重修嘉賢廟十字碑亭記

延陵吳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狄梁公盡毀江南諸祠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碑新舊各一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夫子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己卯春某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汝开三山鄭寧來致敬周視廡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王遂白府下縣鎮撤像設

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已乃合衆力屬鎮之士韋晰再葺兩亭晰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饒蔣丙又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某嘗觀孟子論邪慝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之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已哉吾黨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鄂州建衙教場勤武堂記

鄂據江漢之會連淮襄之勢故孫氏再世來都北睨中原紹興名將駐兵其間關洛爲之震動顧兵

民久分而兵權又益分州兵混爲皂隸掌兵者不克知大軍冠以御前爲守者不敢問沿江上下列戍相望而體統不屬前年春殘虜嘯聚飢羸遂得突我斬黃雖旋即敗去而上心惕然思患豫防以前禮部侍郎眉山李侯稟有文武才曩起家帥潼當潰卒挺亂蜀道孔誼能繕兵訓戎使盜不敢干而卒以斃肆疇已試俾以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先是州事往往以部使者兼領因卽臺治寓軍政綱目多不克備舉邇者有詔以舟師之在鄂者

春秋按
以下有
闕文

隸鄂州以總領財賦所創招親効強勇茶商諸軍隸制置司而制置司又自建帳前一軍侯惟鄂重地制閩重任專以治戎講武爲職然大軍十八戍邊其留者與州兵閱習久廢又新隸諸軍甚衆亦多循習僮偷是烏可不教顧春秋按 卑濕涉遠易以廢事處庠無以重威乃發熙寧紹興詔書用先正文簡公舊事辟衙教場於治所之側而建勤武堂於其上初神祖在御因涇原帥臣蔡挺肇建此制合四州禁軍之不當它役者而教之名曰衙

校園其事來上詔頒天下以爲永式紹興復申明
之間于多虞所在廢闕淳熙辛丑文簡公帥遂寧
奉而行之侯文簡季子旣外稽之故府復內訂之
舊聞爰築斯場爰建斯堂以日討軍實而訓之場
之廣脩不齊舉武以計合六千二百堂之外爲門
爲軒爲次爲廡屋之大小不齊以楹計合六十有
三於以飭五兩而示之法於以閱將校而知其長
於以正中權合體統而歸于一怠者以奮懦者以
立而勇者不敢輕近足以壯金城湯池之勢遠足

以來簞食壺漿之迎臣子之義得忠孝之道舉矣
春秋尊王命而大復古侯於二者皆應書法抑聞
兵者民之衛民者兵之本也侯之致謹於兵者如
此則其致力於民者可知僕卧病家山雖不獲繫
赤鸚鵡洲下曳杖黃鶴樓前以聽輿人之誦然必
知其賦之薄刑之省也必知其政之平訟之理也
故爲記其事復爲之頌以授鄂人使歌舞之頌曰
於皇聖王緯文以武覽奏披圖風行區宇整我六
師八荒按堵有偉良臣紬金匱書歸殿太藩敢玩

細娛是訓是行奠我坤隅聖代有臣名門有子卧
護長江邊塵不起五材並用曰余敢弛乃辟斯場
乃築斯堂我事孔閑我武惟揚乃國乃家休有烈
光襄淮之衝江漢之會擣蔡襲陳士勇功倍豈曰
臣能王化無外惟兵衛民惟民養兵明明李侯後
先有經作此頌詩以昭厥成

黃州麻城縣學記

嘉定庚辰虜失巢穴突我邊邑乃辛巳春入我蘄
黃麻城地當孔道負六關之阻城守不素具權縣

事主簿翟君起宗能左右其民不忍去之而民之
父兄子弟卒賴以全其父兄子弟既奠厥居乃相
與從君釋奠于學而言曰吾邑不幸適當兵衝比
歲再警異時民居與釋氏之宮相望火於兵而吾
先聖之廟獨存非天之未喪斯文而然歟今民適
有居梵宇之興亦既有緒而吾先聖廟乃幸其僅
存而止非所以作斯人翼斯文也惟君圖之君曰
吾志也敢不力乃上其事于州于部刺史會州亦
以君治行上于部刺史于朝授真令故上下交孚

靡謁不獲初尉治在邑之偏後遷于學之南君以
非面勢之宜固請尉徙治議弗合乃更除道闢其
旁使益大培其中使益高以爲殿爲堂爲門爲廡
又繚之爲垣視昔時廣三之一爽塏高明而山川
清淑之氣無所障於前嚴邃靖深而筆楚塵埃之
聲不得徹于內經始於某年某月日而休工於某
年某月日君之爲計遠矣旣成而以邑人之意來
請曰願有紀余惟闕里之廟闢而光武興太學之
門壞而靈獻亾蓋世道之盛衰皆於學校有觀焉

麻城雖最爾邑更比歲之變而吾先聖之廟獨存
其縣大夫與其邑之父兄子弟又能鼎新於安集
之始其所關大矣是何可不書抑余聞古之入學
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麻城故多賢余未暇考
而是邑也北望浮光則故温國司馬文公所從生
西望黃陂則二程夫子實生焉三先生百世之師
顧豈麻城之士所得私而地之相去若此其近也
則學者宜得師矣師之如何曰温公之學始於不
妄語而成於腳踏實地公亦自謂平生所爲無一

不可對人言者伊川狀明道之行謂其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而後之論伊川者亦曰忠誠動于州里孝悌顯于家庭學者明乎是則言必顧行而暗室不可欺也行必顧義而妻妾不可罔也其庶矣余記將成會友人王君穎叔貽書于君請祠三先生于學余故併及之使知穎叔之言非苟然者君字元振余里中人佐君以成是役者邑定士某人

遊仙鄉二十一都義役莊記

義役肇自括蒼數十年來所在推行名同實異其在吾邑計產入田或計田入租或計租入錢而人心不齊率一二歲輒不承于初余俾入田者立典賣契要歲收租爲永業入田者視田之直歲出貸收息以租若息爲役之庸而儲其贏其始若甚難而久甚裕今兩行之然皆未若二十一都之爲善都之上五保別自登載今載下保置莊之由始余以祖考俱葬是都視都之長者如父兄幼者如子弟見當役者不勝箠楚沿道呻吟其未役者前期

百方以求苟免餘則畏懼蹙縮至不敢名其先人之丘墓余竊悲之嘉定癸酉秋余留雲邊先君有墳菴衣冠來者視其謁張姓吳興人粹然儒者也問所以來曰吾家有田於此晦盈三百耕鑿不能周山倍於田樵牧不能禦官有常賦秋而來冬而去高下捃撫僅足以輸官且以逋租遠及吾年運而往而去來無已時日夜念此未嘗不疚心疾首也余曰胡爲不售曰人憚役雖乞與不屑余聞之益悲靖思歲夏秋募役直不過一二百緡張惟家遠而

力不贍故地利有遺若役戶得之合力以耕而捍樵牧常賦之外辦此非難乃以鬻田之事啓張而以買田給役之利曉衆戶皆驚喜過望市人呂宗恪首捐金以倡其姪啓宗琛等和之旬日間得錢二百六十緡以酬張又得八百緡有奇以買地之犬牙相入者越一年旱頗窘傭直曾有以芻都下田求售於余者余命之莊評其直三百九十五緡有奇質劑已具而田主有訟官沒入之時今右司郎中王君望實宰吾邑幸是都義役之成以所沒

田爲助余謂田雖官給而經始有費不可不酬且已評之直不可虛也衆不嫌余不爲回未幾田之沒于官者皆復惟此以酬直不與衆昉知其慮遠夫田有高下故水旱異宜今旱則下者登水則高者稔又幸得中歲則兩收其利可不謂善歟人之情慮始者周居安者忽凡余所與共此者皆嘗履晦而知其地計晦而知其數而來者徂義役之利忘執役之苦其注意與不未可知也是焉可無紀乃書其略而疏義戶姓名于下方又列山與田之號段晦角疆畔所至檻于莊之壁使來者知其父祖嘗從事於此不敢替厥承云

野堂記

朝奉大夫練塘鍾君元達旣辭通守鄉郡之命奉祠里居思得寬閑之地種花藝果以遨以休顧所居之南有地數十畝歲久蕪穢古木寒藤與叢篠相爲蔽虧意攘剔之啓闢之必有以慊其素乃課僮隸具斧斤錢鏹排蘿蔓以植門薙草萊以通徑芟夷其層枝剡棘而非嘉樹者以百數斬惡竹且

萬竿旣蓄翳盡除日月下照湖水山雲皆來獻狀
因相地而措其宜曠而臺幽而亭引泉以爲渠跨
渠以爲梁當渠之會而爲池繚以朱欄表以奇峰
怪石桃杏李來禽列植區分以競春妍而殿之以
金沙醱醱牡丹芍藥紅蕖冒水嘉菊凌霜以適炎
夏以稱秋清而江梅山茶松杉之植亦以備歲寒
之友凡游觀之美略具君又以爲室必有奧邑必
有聚吾所有亭臺廣深能幾舞袖殆不足回旋顧
園之西南隅背鬱葱而面清曠累石爲山草樹幸

茸每風雨晦明之變若嵌巖洞穴中實吞吐之中
俯澄潭凡水花之動搖魚蝦之來往皆布影砌上
園之景於是爲最乃築堂與山相直取老杜披襟
野堂豁之句命名而語其友漫塘叟劉某曰名者
實之賓也吾生於野而安於野又野性便於山林
其賓是名也宜矣叟曰嘻名者意之寓也實乎何
有且君以高明之資適時應變之才試用於中都
受知君相蓋嘗屏翰邊方奏禦侮折衝之績矣少
焉家君上方受釐宣室夫豈忘之遂欲與野老爭

席得乎君曰不然子獨不見昔人有歎上蔡門不可復出者乎有歎華亭鶴唳不可復聞者乎吾嘗仰而慨俯而思知夫阿衡之任未必樂於耕莘渭上遲迴視南陽高卧時意有間也故寧杖屨以游而不願乎駟馬高車寧聽擊壤歌泥瓦盆飲不願對鴈鶩行涉筆占位也子顧以余爲寓意而非實豈愛人以德者歟叟曰不然夫以野名堂堂固非野也堂且不能自有其名其能禪名於君乎若必因堂以自詭則雖秉耒而耕吾猶疑其爲楚之員

命駕而出庸詎知其非鄭之謚也君姑居君之堂樂君之樂以聽造物者在野在朝無容心焉可也君曰可哉則書以記嘉定甲申中秋日記

希墟張氏義莊記

立義莊以贍宗族始於文正范公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踈祖宗視之則皆其子孫也且吾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故買良田數千畝以爲莊凡羣從之貧者日給之食

歲給之衣吉凶給之費忠宣公以下復增廣之迄于今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不墜嗚呼盛哉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愛其子孫而不欲其貧且賤我與祖宗亦同是心也同是心也而不能使之皆貴而無賤富而無貧則夫富貴之屬乎我者祖宗非私于我也蓋以我爲賢而能知祖宗之心愛乎彼者無以異於愛乎我也以我爲才而能任祖宗之責推其所以愛乎我者而及乎彼也人而知其祖宗之心而任夫祖宗之責則凡族之飢而不能自食寒而不能自衣冠昏喪祭之不能自舉與凡一人之失其所一日之失其養一事之失其宜皆疾痛癢疴之切於我者藉我之未裕而彼未可以求全然稱力而平施之亦足以對越在天而無愧矣不然而曰彼與我服屬絕矣彼何有於我分殊矣我何屑於彼寧我之酒池肉林而不顧彼之啼飢寧我之牆屋文繡倡優纂組而不顧彼之無衣寧厚蓄藏以遺雲來以後不知名之子孫而不顧彼朝夕之危寧多施予以奉謬妄

不足信之緇黃而不顧彼骨肉之流離則是歛祖
宗之澤以徇一己之欲縱一己之私而孤祖宗所
以兼愛子孫之責雖欲居之安守之勿失難矣而
世之人不但孤其責而已也且尋斧斤焉其說以
貧賤爲彼所自取以富貴爲己所自致其非己所
自致者又以爲己之私分雖兄弟同氣毫髮不得
侵或因之以鬪于牆鬪于室而何有於宗族故長
者可傲卑者可陵愚者可詐懦者可脅也能者可
役屬不能者可躡藉也貸貲不之周而倍稱之息

可得也轉徙不之矜而世守之業可併也或又隙
起於細微釁生於疑似忿懷不釋詈辱隨之間諜
交馳牒訴興焉訐以人所不知陷以人所不忍使
怨讎得以甘心而反右助之以爲功奴隸得以肆
侮而反從吏之以爲快自視不啻泰山之安而視
其族若草菅然芟夷之無日不知祖宗憑怒福祚
轉移忽傾弗支忽絕弗繼或幸而繼其實有足淒
斷者而其祖宗之澤未泯則向所謂可傲可詐可
脅可役屬躡藉者之家始有起而承之者人以爲

盛衰之難常而豈知祖宗權度之不爽也哉不然何近世名門鮮克永世而范公之後獨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澤不斬也自公作始吳中士大夫多放而爲之然必積年而後成惟吾邑張君持甫異是張氏奕葉永弼國之世臣鄉之望族先是大參文簡公以其所居之地曰希墟環而居者皆其族地犬牙相入慮其逼也終身不廣置田宅延賞徧群從兄亾弟及曰不爾是家猶白屋也故莊雖未立而義槩凜然已高出一世其後有以范公事爲

言者率以從宦未暇比君倦游而歸不謀于人告于家卽捐所置義興良田四百畝別而爲之時方春首故歲之租以遠未至君慮事不遑定或沮於異已亟輟殮饗之餘斷自是月行之親疏以序細大不遺規畫略定俾余爲記以詔永久余雖不文亦有志此者其何敢辭抑聞事之創始者難成終者易義莊世所難君旣創而爲之矣君之叔父故太府寺丞鎬嘗病其居之僻聞見之隘建學立師以訓其族之子弟名曰申義書院今寺丞雖亡

遺規猶在其孫恂恂篤厚方日夜思所以追孝于
前文人而君其猶子也續而成之於君顧非甚易
矣乎養之以成其身教之以成其德余知張氏之
澤繼繼承承未有已也君天資高爽其爲善若火
始然若泉始達義莊甫立復爲舟以濟涉行道歌
舞之余聞其以莊之入爲未富所及爲未廣又將
日益之余未死尚爲君大書不一書云君名宗湜
持甫字也今官從政郎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卷之四